

編號：29

## 登高

杜甫

風急天高猿嘯哀，渚清沙白鳥飛迴<sup>1</sup>。  
無邊落木<sup>2</sup>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。  
萬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獨登臺！  
艱難苦恨繁霜鬢<sup>3</sup>，潦倒新亭濁酒杯<sup>4</sup>。

### 一、作者簡介

杜甫（公元 712 – 770），字子美，祖籍襄陽，後遷居鞏縣（今河南鞏縣）。青年時科舉不第，曾在長安困守十年。安史之亂中他和人民一起流亡，曾被安祿山軍俘至長安。逃出後任肅宗朝左拾遺，不久貶官華州。後辭官經秦州同谷入蜀，在成都營建草堂，獲表薦為檢校工部員外郎。晚年在夔州旅居二年，五十七歲時出川，在岳陽一帶漂泊，最後病死在湘水上。後世尊稱他為詩聖。

### 二、背景資料

公元 766 年，杜甫自雲安至夔州。他的朋友柏茂琳於這年秋天任夔州都督，對杜甫多有資助。杜甫在此大約居住了兩年左右。他本打算出川經由兩湖重回家鄉，只是為生計所迫，必須沿途投親靠友，積攢川資。加上身體每況愈下，肺病，糖尿病等嚴重威脅着他的健康，不得已而滯留下來。夔州是一個荒涼而不甚開化的地方，風俗較落後，生活也很苦。杜甫在此沒有多少事可作，寫了大量詩歌，回憶他一生的經歷和思想變化的過程，探索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歷史教訓。可以說這是杜甫進行人生總結的一個階段。

### 三、注釋

1. 渚：江上小洲。迴：迴旋。渚：粵[主]，[zyu2]；漢[zhǔ]。
2. 落木：落葉。
3. 「艱難」句：生活艱難，窮途抱恨，白髮又見增多。
4. 「潦倒」句：杜甫晚年又因得了肺病，不能喝酒。

#### 四、賞析重點

這首詩是杜甫晚年旅居夔州時所作。杜甫這一時期的詩歌大多數帶有悲涼蕭索的色彩，感慨也更深沉了。《登高》即寫他登高所見江上秋色，抒寫了晚年到處漂泊、艱難潦倒的處境和無限悲涼的心情。

這首詩以精心結撰的句式、極其講究的聲律和富有動感的景象，展示出闊大高遠的境界。在一種迴旋流蕩的旋律中，烘托出獨立於秋氣之中的詩人貧病交困而孤獨寂寞的形象。換言之，詩人悲哀而又不安寧的心境是在這擾動不安的秋景中顯示出來的。

全詩突出了一種動感：風急、天高、猿聲哀鳴，渚清、沙白、鳥兒來回飛旋。頭兩句寫景，將字和音節排得密集而緊湊，每句各包含三景，一字一頓一換，便使句式結構與所寫景物達到契合無間的程度，渲染出秋氣來臨的緊迫之感。為緩解節奏的迫促感，又採用了流暢的「灰」韻，這就造成了聲調的迴環流轉。登高而望，江天本來是很空闊的，但詩人使用這種特殊的對仗和起句方式，卻令人強烈地感受到：風之淒急，猿之哀鳴，鳥之迴旋，都在受着無形的秋氣的控制，彷彿萬物都對秋氣的來臨惶然無主。於是，本來寫不出形態的秋意，便借風、猿、渚、鳥所構成的這種飛旋迴蕩的動態表現出來了。秋氣一來便如此勁厲肅殺，它不是天高氣爽的初秋，而是蕭索落漠的深秋。它來得是那樣急速，自然會使詩人想到人生的秋天也是來得那樣急速，而不由得產生惶然之感。所以，「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」這一聯，就不止是單純寫景了。「風颯颯兮木蕭蕭」（《楚辭·山鬼》），木葉飛落，自見秋風颯然。而「無邊」則放大了落葉的陣勢，「蕭蕭下」，又加快了落的速度。顯然，詩人在滿日落葉飄零的眼前實景中，融進了他從心裏所感知的秋氣：它無處不在，來勢迅猛。它是那樣無情，催促着註定要消逝的事物快速逝去，使人聯想到一切有限的生命，包括短促的人生。同樣，寫滾滾而來的長江，也有意加快了江水的流速。與上句相對，未免含有逝者如斯、時不待人的悲慨。但這兩句氣象如此博大，境界如此壯闊，對人們的觸動卻不限於歲暮的感傷，還有哲理的啟示：儘管春後有秋，萬物遇秋都要衰落凋零，但宇宙和生命又是永恆的，正如這長江，水不停地滾滾流去，卻永遠也沒有流盡的時候。因而，這兩句將葉落和水流的速度都加快，藉以微妙地烘托出詩人心頭所感受到的四時更替、萬物代謝的快速，卻並沒有哀惋迷惘的意緒，而是構成了壯闊高爽的意境，理趣深蘊而耐人尋味。

秋氣來臨的快速令詩人想到自己一生所經歷的寒暑變換之快速。所以下聯說：「萬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獨登臺。」「萬里」概括詩人一生飄流的經歷，經常寄人籬下、客居他鄉，自然常在作客時悲秋。「百年」意指詩人生命已將到盡頭，又值多病之時。這兩句意思層層遞進，將悲秋之意寫盡寫絕：萬里飄流，又在客中遇秋，人到晚年，老來多病，又如此孤獨，這種種人生最淒涼的境況都集於一身，此時登高四望，心情如何也就不言而喻了。如果說這一

聯是總結詩人畢生的悲秋之苦，那麼末二句則是抒寫眼前的處境之苦：本來一生不幸，眼下更為潦倒，日子原就艱難，滿懷苦恨，已使鬢髮日漸變白，更何況最近又因肺病戒酒，連一杯解憂的濁酒都不可得。對此秋景，更當奈何？結尾情調低沉，有無限悲慨溢於言外，但因全詩寫秋景極其新警，能使人在悲涼之餘感到一種騷動，聯想到宇宙人生變化的某些哲理，所以並無頹廢之感。

前人讚此詩「一篇之中，句句皆律，一句之中，字字皆律」，「而有建瓴走阪之勢」，指出如此精密的對仗和嚴格的聲律，卻能形成如此流暢的氣勢，實屬不易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，杜甫此詩的構句方式變化多而難度大，首聯密集的音節安排與寫景的急速變換相對應，構成動蕩迴旋的意象；次聯的對仗極為精工而採用歌行式句法，又增加了流暢的韻味。後兩聯連用遞進句法，一意貫串，遂使全詩一氣呵成，峭快中又迴蕩着飛揚流轉的旋律。充分調動文字在意象和聲調等方面的特點，通過精心的結構組織，使字句所形成的節奏聲調體現出字面意義所不能充分表達的感受，從而使詩境的內涵得以開拓，顯然是這首七律在藝術上最難的地方。從這一點來說，明人胡應麟稱它「章法、句法、字法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學，此當為古今七言律第一，不必為唐人七言律第一」（《詩藪》），是不為過譽的。